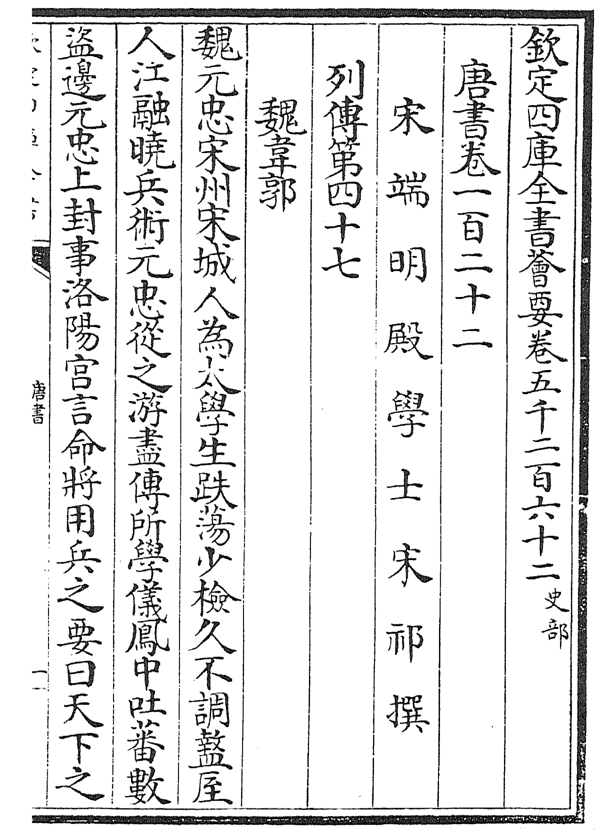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六十二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七

魏暮郭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為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盩厔人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

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於後然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

悠之人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
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為善貧賤
者難為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
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
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
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為時主所知
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
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

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
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歴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
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
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
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
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
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
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今

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髙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蠻貊不廷擢校為將令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實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

敎之樂石吐蕃本非彊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
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綱漏吞舟何以過此
雖陛下顧收後效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賞不
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事豈
欲間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
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
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之臣
恐賫勲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為益國所謂惜毫釐失

千里者也且黜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
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旣不行
勳亦淹廢歲月紛淆眞偽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
師偽勳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
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
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
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為諭貞
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

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為偽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于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為吐

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彊獷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残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鬬當以知算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横尸蔽野斂其頭顱以為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鐘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藉之口人税百錢又弛天下馬

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税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為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祕書省正字直中書省仗内供奉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莱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間其死顧

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為賊敗孝逸懼其鋒按兵未敢前元忠曰公以宗室將天下安危繫焉海內承平久聞狂狡竊發皆傾耳翹心以待其誅今軍不進使遠近解情萬有一朝廷更以他將代公且何辭孝逸然之乃部分進討時敬業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下阿敗淮陰自破今淮

陰急敬業必救是敵在腹背也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揺大軍臨之勢宜克敬業畏直擣江都必將邀我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禽今捨必禽之弱而趨難敵之彊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脫身遁遂進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嶺餘為御史中丞復為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

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敕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于市諸囚歡叫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既而隱客至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費州復為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召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為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歷二年為鳳閣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俄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
突厥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
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服俄
為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
禦突厥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中宗
在東宮為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
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
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

司禮丞高戩謀挾太子為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於廷不能决昌宗乃引張說為證說初僞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曩嘗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為忠臣陛下不遣學伊周將何効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寃后寤

其譏狀重違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中宗復位召為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閱旬遷兵部尚書進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元忠裁可拜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龍二年為尚書右僕射知兵部尚書當朝用事羣臣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元忠到家於親戚無所賑施及還帝為幸白馬寺迎勞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為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為皇太女駙

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尚為
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為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
稱不可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
上書言其惡帝搒殺之後莫敢言王同晈謀誅三思不
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
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幹正王室而稍憚權
幸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
規之曰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

以布大化充古誼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緼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予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比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一失也女有内則男有外傅

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玆入道徒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天非材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無患禍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又亂正法

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家之光任之致治棄之生亂近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葛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吝如黽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隷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

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獨有閹豎坐升班秩既無正闕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綰青紫耗府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採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受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宫供其疏築臺沼崇峙觀廡山無本石木無近産造之終歲功用不絶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于人

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誠同天下憂
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
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
進寄剝自私人不聊生是下有憂而上不卹也而吏員
外置官非助桀歟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
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
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
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言正員猶難其備况員之外乎此

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以為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則自可處外而令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為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盜

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
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慙以三
思權專忌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
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遇于永安
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誦言
曰既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惟皇太子沒為恨
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為高宗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宗楚
客紀處訥大怒固請夷其族不聽元忠不自安上政事

及國封詔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朝朔望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為御史中丞暴奏反狀繇是貶渠州司馬楊再思李嶠皆希順楚客傅致元忠罪唯蕭至忠議當申宥之楚客復遣再思與冉祖雍奏元忠緣逆不宜處內地監察御史袁守一固請行誅遂貶務川尉守一又劾天后嘗不豫狄仁傑請陛下監國元忠止之此其逆久萌帝謂楊再思曰守一非是事君者一其心豈有上少疾遽異論哉朕未見元忠過也元忠至涪陵卒年七

十餘景龍四年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睿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十戶賜其子晃開元六年謚曰貞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謝即出儀舉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真宰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曾祖孝寛為周大司空鄖國公祖津隋大業末為民部侍郎與元文都等留守洛拒李密戰上東門為密禽後王世充殺文都而津獨免密敗復

歸洛世充平高祖素與津善授諫議大夫檢校黄門侍
郎陵州刺史卒父琬仕爲成州刺史安石舉明經調乾
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
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
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勞
問㳙拜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方重不茍言笑其政尚
清嚴吏民尊畏久視中遷文昌右丞以鸞臺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仍侍讀尋知納言事時

二張及武三思寵横安石數折辱之㑹侍宴殿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䖏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眞宰相后嘗幸興泰宫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誡垂堂況萬乘可輕乗危哉后為回輦長安二年同鳳閣鸞臺三品俄又知納言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元年罷政事俄復同三品遷中

書令兼相王府長史封鄖國公賜封三百戶加特進為侍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賚賜不貲帝嘗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復為侍中中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壻唐晙邀之拒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公主計也帝矍然曰卿勿

言朕知之主竊聞乃構飛變欲訊之賴郭元振保護免
遷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三品俄罷政事留守東
都會妻薛怨婿婢笞殺之為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下
遷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請拒
之晈弟晦為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遺制而宗楚客
韋溫擅削相王輔政語安石無所建正諷侍御史洪子
輿劾舉子輿以吏赦不從監察御史郭震奏之有詔與
韋嗣立趙彦昭等皆貶安石為沔州别駕晈又奏安石

護作定陟有所盜没詔籍其贓安石歎曰祗須我死乃已發憤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加贈左僕射郇國公謚文貞二子陟斌

陟字殷卿與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晩有子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為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溫王府東閤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殁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調為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盛

德遺範盡在是矣累除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為
舍人與孫逖梁陟並司書命時號得才遷禮部侍郎陟
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為高下陟許自通所
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
選人多偽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擿辨無不伏者黜
正數百員銓綜號為公平然任威嚴或至詈詰議者訾
其峻又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僚黨贅然
其以道誼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李林甫惡其名高恐

逼巳出為襄陽太守從河南採訪使以判官員錫善訊覆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號員推韋狀陟皆倚任之俄襲命國公坐事貶守鍾離義陽後為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怏怏乃毀廉隅頗餉謝權倖欲自結天寶十二載入考華清宮楊國忠忌其才謂拾遺吳豸之曰子能發陟罪予吾以御史相處豸之乃劾陟饋遺事國忠又使甥壻韋元忠左驗陟惶悖賂吉溫求捄由是俱得罪陟貶桂嶺尉坐不行徙平樂會安祿山陷洛陽弟斌沒賊國

忠欲構陟與賊通密諭守吏令脅陟使憂死州豪傑共説曰昔張說被竄踣陳氏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公願公乘扁舟逍去事寧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爾其敢逃刑因謝遣堅卧不出歲餘肅宗即位起爲吳郡太守使者趣追未至會永王兵起委陟招諭乃授御史大夫江東節度使與高適來瑱會安州陟曰今中原未平江淮騷離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知吾等協心戮力則無以成功乃推瑱爲地主爲載書登壇曰淮西

節度使瑱江東節度使陟淮南節度使適銜國威命糾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罔克生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神實鑒斯言辭旨慷慨士皆隕泣永王敗帝趣陟赴鳳翔初李廣琛從永王亂非其本謀陟表廣琛爲歷陽太守慰安之至是恐廣琛有後變乃馳往諭詔恩釋其疑而後趣召帝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顧望意止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顔真卿按之

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繇是疏之富平人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帝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時朝廷尚新羣臣班殿中有相弔哭者帝以陟不任職用顔真卿代之更拜吏部尚書久之宗人伐墓柏坐不相教貶絳州刺史還授太常卿呂諲入輔薦為禮部尚書東宮留守史思明逼伊洛李光弼議守河陽陟率東京官屬入關避之詔授吏部尚書令就保永樂以圖收復卒年六十五贈荊

州大都督陟早有名而為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擇相自為必得以後至不用任事者皆新進望風憚之多言其驕倨及入關又不許至京師鬱鬱不得志成疾且卒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倖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筯常以五采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以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

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然家法脩整教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永泰元年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謚忠孝顔真卿以為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為謚主客員外郎歸崇敬亦駮正之右僕射郭英乂無學術卒用太常議云

斌父為相時授太常通事舍人少脩整好文藝容止嚴

峭有大臣體與陟齊名開元中薛王業以女妻之遷祕書丞天寳中為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改太常少卿李林甫構韋堅獄斌以宗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久之拜銀青光禄大夫列五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為右金吾衛將軍紹為太子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者禄山陷洛陽斌為賊得署以黄門侍郎憂憤卒乾元元年贈祕書監斌天性質厚毎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韡亦不

失恭子況少隱王屋山孔述睿稱之及述睿以諫議大
夫召薦況為右拾遺不拜未幾以起居郎召半歲輒棄
官去從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固辭元和初授諫
議大夫勉諭到職數月乞骸骨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
況雖世貴而志沖遠不為聲利所遷當時重其風操
叔夏安石兄通禮家學叔父太子詹事琨嘗曰而能繼
漢丞相業矣擢明經第歷太常博士高宗崩郵禮亡缺
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博士裴守真譔定其制擢春

官員外郎武后拜洛享明堂凡所沿改皆叔夏祝欽明郭山惲等所裁討每立一議衆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后又詔五禮儀物司禮博士有所脩革須叔夏欽明等評處然後以聞進位春官侍郎中宗復位轉太常少卿為建立廟社使進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沛郡公國子祭酒卒贈兗州都督脩文館學士謚曰文子紹

紹開元時歷集賢脩譔光祿卿遷太常唐興禮文雖具然制度時時繆缺不倫至顯慶中許敬宗建言籩豆以

多為貴宗廟乃踰于天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甑俎皆一小祀無甑詔可二十二年敕令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緇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又言郊奠爵容止一合容小則陋宜增大之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為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

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而以四籩四豆供祭祀此祀與賔客豐省不得同舊矣且嗜好燕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以禮雖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屈建命去祥祭之芰曰祭典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此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籩豆有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饌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簠簋可去而盤盂桮案當御矣韶濩可抵而箜篌笙笛應

奏矣且自漢以来陵有寢宫歲時朔望薦以嘗饌固可
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俗有司所承一
升爵五升散禮凡宗廟貴者以爵賤者以散此貴小賤
大以示節儉請如故太子賓客崔沔曰古者有所飲食
必先嚴獻未化火則有毛血之薦未麴蘖則有玄酒之
奠至後王作酒醴用犧牲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然
神尚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主敬可備而不可廢也蓋
薦貴新味不尚褻雖曰備物猶有節制存焉鉶俎籩豆

簠簋尊罍周人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周公乃與毛血玄酒共薦晉中郎盧諶家祭皆晉日食則當時之食不可闕於祀巳唐家清廟時享禮饌備進周法也園寢上食時膳具陳漢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入蒐田親發所中皆因宜以薦薦而後食則濃肷鮮美盡在矣又敕有司著于令不必加籩豆之數也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盛以㽅㽅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鉶鉶時器也有古

饌而用時器者則毛血于盤玄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有所不稱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美而措諸廟徒以近侈而見訾詆臣聞墨家者流出於清廟是廟貴儉不尚奢也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秩等請如舊便宰相白奏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享祀粢盛實貴豐潔有如不應於法亦不敢用乃詔太常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縮又請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以新果珍羞實之

制可又詔獻爵視倫升所容以合古二十三年詔書服
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議紹上言禮喪服舅緦麻
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
舅母恩所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
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皆情親而屬疏也外祖正尊服
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堂姨舅親未疏不相為服
親舅母不如同爨其亦古意有所未暢且外祖小功此
為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儕親服宜等請進舅至小功

堂姨舅以疏降親舅從母一等親舅母古未有服請從
祖免於是韋述議曰自高祖至玄孫并身謂之九族由
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為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緦鄭玄曰
外親之服異姓正服不過緦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
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緦以匹言之外
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
有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士
則知尊禰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

人究天道厚祖禰繫姓族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甚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二也為人後降其父母喪女子嫁殺其家之喪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則中外其别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皆緦以其出於高

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為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緦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棄親錄疏不可謂順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蓋本於公者末於私議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隳矣請如古使楊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嘗進之矣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堂姨舅母皆升袒免則外祖父母

進至大功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之庶孫用何等邪帝手勑曰議既為姨舅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喪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緦堂姨舅古未有服朕思睦厚九族宜袒免古有同爨緦若比堂姨舅於同爨不已厚乎傳曰外親服皆緦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為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敦本意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為舅母

服舅母亦報之夫之甥既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引益疎臣等愚管所不及詔曰從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無文皆自身率親為之數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邪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卿等宜熟計㩳卿等奏言舅母緦堂姨舅祖免請準制旨自我為古罷諸儒議制曰可初帝詔歲率公卿迎氣東郊至三時常以孟月讀時令於正寢二十六年詔緇奏月令一篇朔日於宣政側

設榻東向置案縚坐讀之諸司官長悉升殿坐聽歲餘
罷高宗上元三年將祫享議者以禮緯三年祫五年禘
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
史玄議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
八月丁卯大享公羊曰祫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二年
當祫明年當禘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八年皆
有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年祫三年禘
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祫昭公十年齊歸

薨十三年喪畢當祫為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宫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宫是也則禘後三年而祫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後睿宗喪畢祫於廟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祫祭七是歳縚奏四月嘗已禘孟冬又祫祀禮丵數請以夏禘為大祭之源自是相循五年再祭矣縚終太子少師抗者安石從父兄子弱冠舉明經累官吏部郎中景雲

初為永昌令聲轂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遷右御史臺中丞邑民詣闕留不聽乃立碑著其惠開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授黃門侍郎河曲胡康待賓叛詔持節慰撫抗於武畧非所長稱疾逗留不及賊而返俄代王晙為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弟捴方為萬年令兄弟領本部時以為榮坐薦御史非其人授安州都督改蒲州刺史入為大理卿進刑部尚書分掌吏部選卒抗歷職以清儉不治產及終無

以葬玄宗閒之特給槥車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所表奉
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華原尉王燾為僚屬後皆為
顯人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書東封
朝覲碑為時絶筆倕累遷河西節度使天寶中功聞於
邊它所辟舉如王縉崔殷等皆一時選云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
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彦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
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

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駭十八舉進士
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
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為召欲詰既與
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
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
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
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
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

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絶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内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脱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為國者先料内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内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邊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

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傜役成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

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擕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傅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

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廥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
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
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
酋烏質勒部落盛彊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
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
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
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為不
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

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羇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

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
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旣得復讐部落更存閼啜然
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黃金
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
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
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南征身隕寇庭國中大亂嫡
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癘財力困窮顧人
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

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啟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若爲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顧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

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俀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匐十姓之亂請元慶為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没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為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俀子僕羅并拔布為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恩下之才恩義素絶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為四鎮患則册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

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兎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揪怨侵擾南導吐蕃將俀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俀子為蔽況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内突厥遨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賔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吕守

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闕啜殺嘉賓又殺呂守素於僻城牛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絶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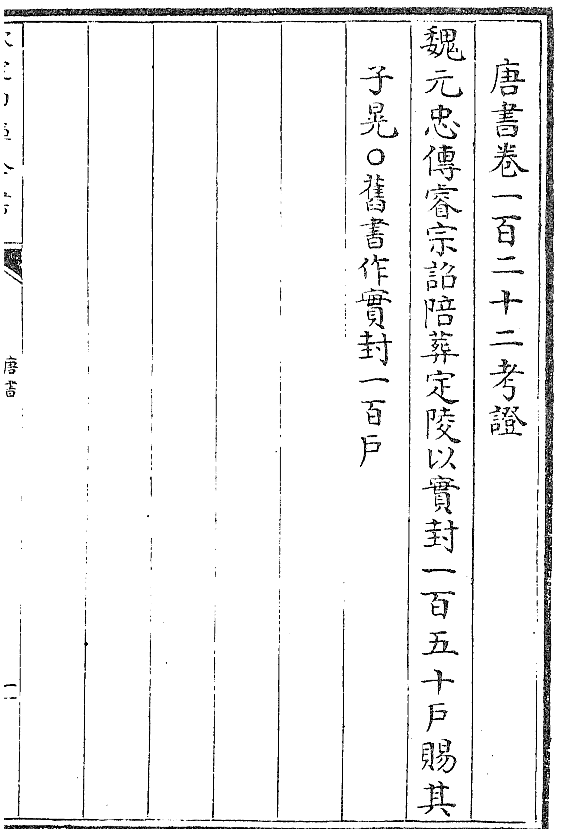
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闢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

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
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乃休進封
代國公實封四百戸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
夫復為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
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
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説扣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
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為饒州
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

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慍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廄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

贊曰魏韋皆感慨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機會不一引手揕姦邪之謀誠可鄙哉至孽后盜王以烝譖撼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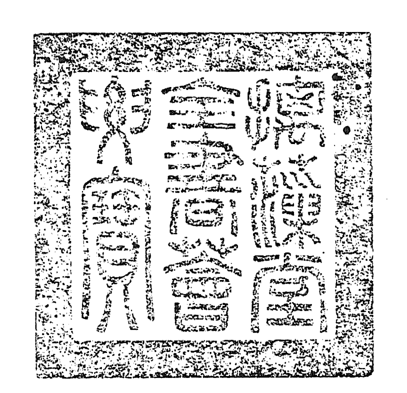
魏元忠傳睿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十戶賜其子晃○舊書作實封一百戶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一第三頁後八行久之遷少詹
事刋本遷訛還據毛本改
卷一百二十二第二十一頁後二行二十二年敕
令刋本敕訛赦據舊書禮儀志改
第二十二頁前七行以今之珍饌刋本脫饌字據
舊書禮儀志增
第二十三頁後一行有古饌而用時器者刋本饌
訛器據本書崔沔傳改

第二十四頁前一行爵視龠升所容刋本龠訛樂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仲耀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六十三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八

李蕭盧韋趙和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

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授監察御史高宗擊邕巖二州叛獠詔監其軍嶠入洞喻降之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搆狄仁傑李嗣眞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内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久乃召為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

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
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而
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
亦千計要在品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
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艱哉此非隳於職才有限力不
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為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
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
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幾非無

事而幾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罷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朞歲為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訛采訪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已自修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庸糾擿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効死矣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為二十道擇堪使者為衆議沮止俄知天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鸞臺

侍郎㑹張錫輔政嶠其出也罷為成均祭酒俄檢校文昌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為平章事知納言遷内史嶠辭劇復為成均祭酒平章事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税而實税之臣計天下編户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户飢寒之苦德无窮矣不納張易之敗坐附會貶豫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數

月以吏部侍郎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為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既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遊閱廛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䧺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

賞為恵冒級躐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為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惜班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敝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酋長類糜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窶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

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
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今邊塲少踈恐逋亡遂多盜
賊羣行何財召募何衆閑遏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
今山東歲饑糟糠不厭而投艱阸之會收庸調之半用
吁嗟之物以榮土木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
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
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羼名偽度且
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

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没籍産以州縣甲等更為下户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役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舉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户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鼗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中宗以其身宰相乃自陳失政匄罷官無所嫁非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三年加修文館大學士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嘗密請相王

諸子不宜留京師及玄宗嗣位獲其表宮中或請誅之張說曰嶠誠懵逆順然為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天子亦顧數更赦遂免貶滁州別駕聽隨子虔州刺史暢之官改廬州別駕卒年七十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没而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蕭至忠沂州丞人祖德言為祕書少監至忠少與友期

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
友至乃去衆歎服仕為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史劾奏
鳳閣侍郎蘇味道贓貪超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擊斷
譽聞當時中宗神龍初為御史中丞始至忠為御史而
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
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
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
白哉承嘉慙至是承嘉為户部尚書至忠劾祝欽明竇

希玠與承嘉等罪百寮震悚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節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諗侍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后欲以相王為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為天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為陛下不取帝納其言止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歴代所以陵遲

者此也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為粉飾上下相蒙苟得
為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王者正可金帛富之
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
而勞人解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朘月削卒見凋弊今
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
請臺閣之内朱紫充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才者不用
用者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難矣又宰
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並罕才藝而更相誘託詩云私

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而衆官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班徒長其佩爾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且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彊宗亦以擇賢才爾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共寧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俄為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姦植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

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
我韋后嘗為其弟洵與至忠殤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
后舅崔從禮子無詖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
子嫁女皇后娶婦唐隆元年以后黨應坐而太平公主
為言出為晉州刺史治有名黜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
風采逡巡畏俯謂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太平
寖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
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己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為

中書令封鄮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閑敏見推為名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内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始為御史桓彦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叓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為宰相及韋氏敗遽發韋洵龍持其女柩歸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傅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娣嫁蔣欽緒欽緒每戒之至忠不聽歎曰九

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不喜接賔客以簡儉自
高故生平奉賜無所遺施及籍没珍寶不可計然玄宗
賢其為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
乾曜遽乎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
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弟
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郎
贊曰異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
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姻艷后挾寵主取

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恠嘆嗚呼力士誠腐夫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既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禄山皆基于不明身播岷阬信自取之歟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璥魏州長史號才吏藏

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
山學練氣為辟穀登衡廬彷徉岷峨與陳子昂趙貞固
友善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
疏諫曰陛下離宮别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
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已也且頃歲穀雖頗登
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廵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
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今
左右近臣以諛意為忠犯忤為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

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詆以趨名于後陛下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為辭則天下必以為愛力而苦已也不然下臣此章得與執事者共議不從姚元崇持節靈武道奏為管記還應縣令舉甲科為濟陽令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數糾駁偽官歷吏部黃門侍郎修文館學士坐親累降工部侍郎進尚書右丞附太平公主主誅玄宗欲捕斬藏用頋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反推無

狀流驩州會交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戶參軍遷黔州長史判都督事卒于始興藏用善著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弈思精遠士貴其多能嘗以俗徇陰陽拘畏乖至理泥變通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道從人者也古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邦寧賞罰中則兵彊禮者士所歸賞者士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否者雖揆時行罰涓日出號無成功矣故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

筮而吉養勞責功不禱祠而福乃為折滯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無子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鼮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鼨鼠豹文而形

小一坐驚服終起居郎集賢院學士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後周京兆尹總曾孫祖貞伯襲鄖國公入隋改舒國巨源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句校省中遺隱下符斂克不少蠲雖收其利然下所怨苦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累拜地官尚書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鈌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

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
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會安石為中書令避親
罷政事尋遷侍中舒國公韋后與敘昆弟附屬籍三思
封戶在貝州屬大水刺史宋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為蠶
桑可輸絲是河朔人多流徙者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
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偽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
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楚客鄭愔趙延禧等
推處祥妖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

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為亞獻而自為終獻及臨
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臣無容見難不
赴出都街亂兵殺之年八十睿宗立贈特進荆州大都
督博士李處直請謚為昭戶部員外郎李邕以巨源附
武三思為相託韋后親屬謚昭為非處直執不改邕列
陳其惡不見用然世皆直邕韋氏自安石及武后時宰
相待價巨源皆近親其族至大官者又數十人
趙彥昭字奐然甘州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

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敖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爲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彦昭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調爲南部尉與郭元振薛稷蕭至忠善自新豐丞爲左臺監察御史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公主嫁吐蕃始以紀處訥爲使處訥辭乃授彦昭彦昭顧已處外恐權寵奪移不悦司農卿趙履温曰公天宰而爲一介使不亦鄙乎彦昭問計安出履温乃爲請

安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楊矩代睿宗立出為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授涼州都督為政嚴下皆股慄入為吏部侍郎持節按邊還遷御史大夫蕭至忠等誅郭元振張說言彥昭與祕謀改刑部尚書封耿國公實封百户彥昭本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力也於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舊惡會姚崇執政惡其人貶江州別駕卒

和逢堯岐州岐山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有司讓曰昔桀不道伊尹負鼎干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逢堯不能答流莊州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累擢監察御史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雖得公主猶非實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動逢堯呼曰我大國使不受我辭可輒去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

重女婿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邪黠戛聞曰漢使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說之曰天子昔爲單于都護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尚嚮風慕義襲冠冕取重諸蕃黠戛信之爲斂髪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入朝逢堯以使稱旨擢户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斥朗州司馬終栢州刺史逢堯詼詭當大事敢徼福故卒以附麗廢然唐興奉使者稱逢堯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蕭至忠傳祖德言○舊書作德言曾孫

尋授中書侍郎○舊書作轉黃門侍郎

盧藏用傳父璥魏州長史○舊書官至魏州司馬

韋巨源傳祖貞伯○舊書祖名匡伯

趙彥昭傳睿宗立出為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授涼州都督○舊書先為涼州都督後為宋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六十四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九

姚宋

姚崇字元之陜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爲巂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謚文獻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

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寃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揺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

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𤗨陛下𠒋竪殱夷朝廷乂安臣

以一門百口保内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

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悦曰前宰相務順可

陷我為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歷三

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

史以母老納政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侍疾月餘復

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

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

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
三品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
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户后遷上
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
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
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
罪甘心焉俄為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
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

中書令玄宗在東宫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
閑廏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
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惎間王室
請加罪貶為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
簡肅人為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
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
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濵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
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

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

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絶之可乎外戚貴主吏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扺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絶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

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户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温户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汩真敎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趨出内侍髙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

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

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偽主德不勝祅今祅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

至相啜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黄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虵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於是帝方躬萬幾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第䝰僻因近

舍客廬會懷慎卒崇病店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髙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悦時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

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苻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壞乃崩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為人不為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

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閤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崇析貲産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裔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磑既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絶後爭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奂咸以薄葬知真識去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為孝令死者戮尸暴骸

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吾亡歛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為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為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耼皆

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為兒曹愼不得為此崇尤長吏道處决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

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

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彝异奕皆至卿刺史

奕少修謹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奕曰非禮也奏罷之請治劇為睢陽太守召授太僕卿後為尚書右丞子閎居右相牛仙客幕府仙客病甚閎彊使薦奕及盧奐為宰相仙客妻以聞閎坐死奕貶永陽太守卒曾孫合勗

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

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儔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

冔字斯勤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為使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為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為令狐綯等譖逐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冔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為厚薄終夔王傅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剡土為牀曰化

臺而刻石告後世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為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

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𤪌遽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勑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

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

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

公柰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

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

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

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纔監

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

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

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昜之初粜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庳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遷黄門侍郎武三思怙烝寵數有請于璟璟厲荅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産禄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宫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

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
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
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
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
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
大饑三思使斂封租璟拒不與故為所擠歷杭相二州
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還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崔湜

鄭愔典選為戚近干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
比冬選流品淆并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澄革之銓總
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宫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
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
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兖冀
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
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為京兆府復為尹
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為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

竹茅茨屋多火璟敎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
梁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
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
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
不治而罪二臣懸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
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
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
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

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

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
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送
則未遑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衣衾棺槨各有
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
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諶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
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
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
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

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
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
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
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
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
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綵絹四百匹會日食帝
素服俟變録囚多所貸遣賑䘏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
陛下降德音䘏人隱未有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

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
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
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
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
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
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
山謀逆勑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
命璟爲京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

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猝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為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賜賚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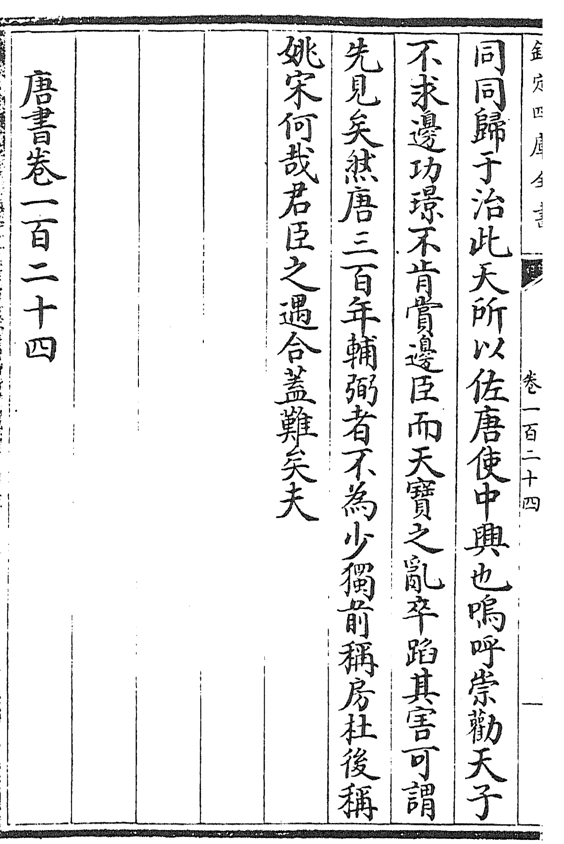
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詔榮
王勞問别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
謚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
内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
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
聖歷後突厥默啜負其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
輕出為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
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

威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為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恕華衡昇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

渾與李林甫善歴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在平原㬥歛求進至重取民一年庸租使東畿薛稷甥女鄭寡而美渾使河南尉楊朝宗聘而已納之薦朝宗為赤尉恕以都官郎中為劍南採訪判官數貪

縱不法陰養刺客天寶中渾惄尚並以贓敗渾流高要惄流海康尚貶臨海長史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德中渾起為太子諭德物議穢薄之流死江嶺昆弟皆荒飲俳嬉而衡最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



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